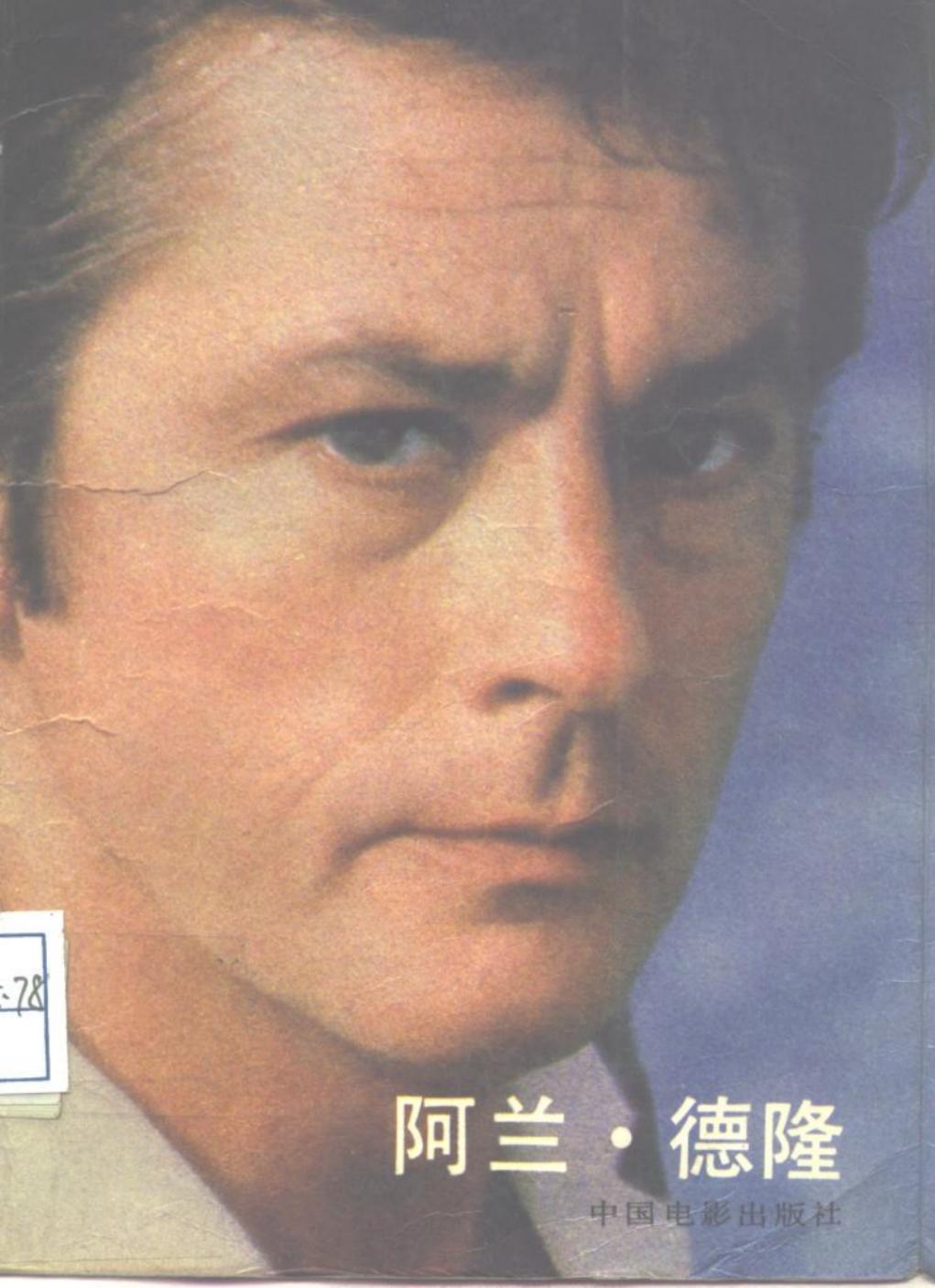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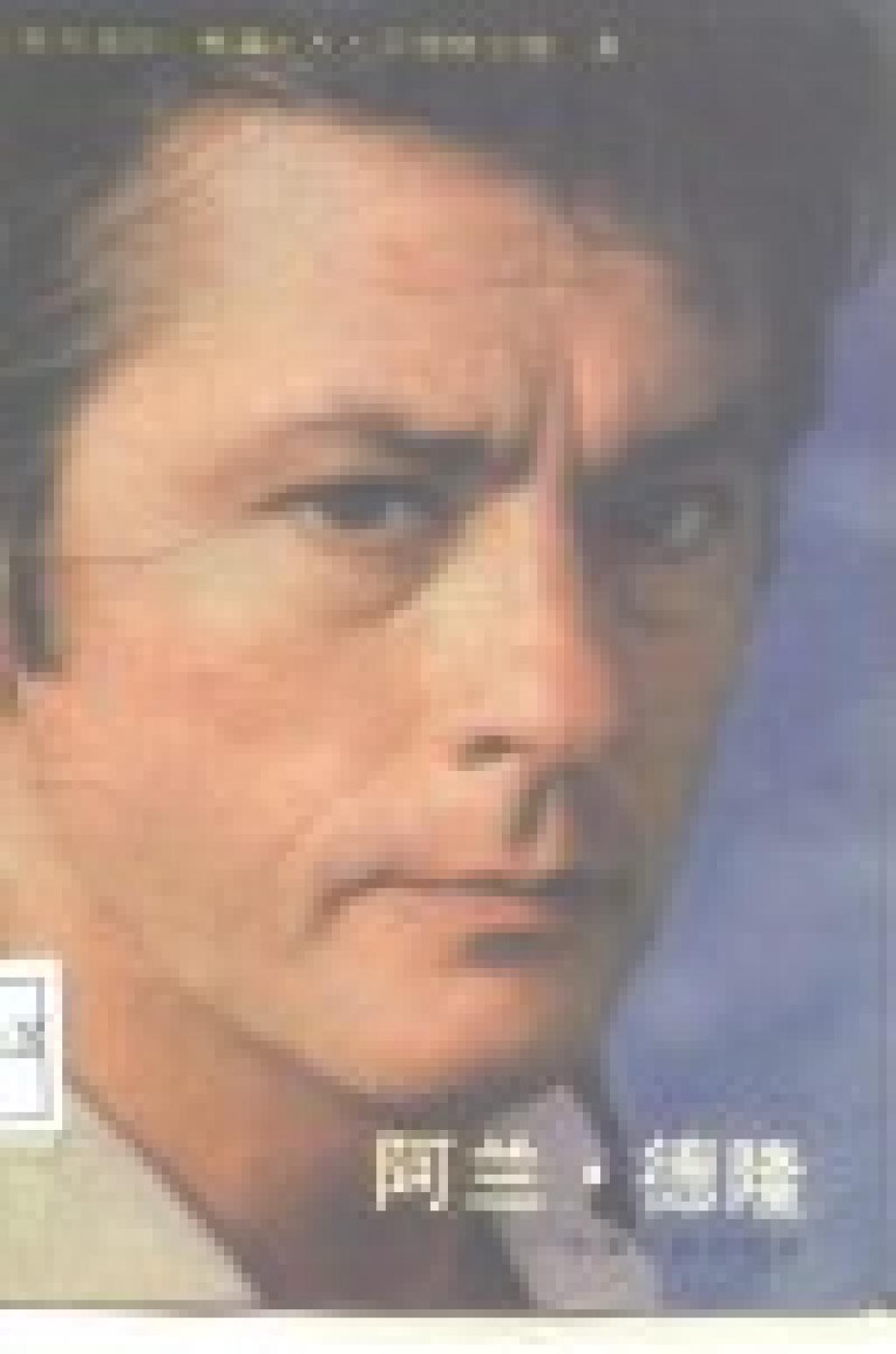


〔联邦德国〕赖恩·A·宗德格尔德 著



阿兰·德隆

中国电影出版社



阿兰·阿尔德

K82.5.78

ZDG/1

ALAIN DELON

〔联邦德国〕赖恩·A·宗德格尔德 著

阿兰·德隆

边古译

中国电影出版社

1987 北京

Rein A Zondergeld
ALAIN DELON
2. Auflage, in Wilhelm Heyne Verlag, München, 1984

内 容 说 明

法国电影明星阿兰·德隆以其英俊的扮相、潇洒的风度赢得了世界上无数影迷的倾心。可有谁知道他少时命途多舛，成名后又常伴流短飞长；他性格乖戾，讨厌记者，拒绝认可任何一本写他的传记；他和罗密·施奈德的感情纠葛引起人们猜测种种；他的私人保镖马科维奇怪异的死亡更给他罩上一圈神秘的光影。纵观他演出的片目，可以看出他最擅长的角色就是既迷人又阴险的恶棍。本书作者以生动的笔触、翔实的材料向我们展示了他最可信的形象，证明了现实生活中的阿兰·德隆与他扮演的戏中角色是极为接近的。

责任编辑：辛进
封面设计：乃萱

阿兰·德隆

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

宏伟胶印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4.625 插页：18 字数：81,000

1987年4月第1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册

统一书号：8061·3373 定价：1.85元

ISBN 7—106—00000—0

J 0001

再 版 前 言

这次再版，对内容作了若干补充和修正，尤其是在“德隆电影作品表”部分。本书得以迅速问世，出版社和作者首先要感谢本专著的研究对象阿兰·德隆。德隆感到书中的若干段落有损他的名誉，因此通过其律师向科隆州级法院提出，禁止发行。按照他们的申述，要求删去或修改他们认为有损德隆名誉的十处文字。专著第一版引起报界极大轰动。出版后几个星期法院经过口头辩论，坚决驳回了他们的动议。

令人遗憾的是，由于这个事件及其在大众传播媒介中引起的反响，致使这第一本旨在严肃地研究阿兰·德隆的书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似乎书里谈的净是些耸人听闻的事。我深感有必要在此再次郑重强调，我写这本关于这位法国的世界影星的专著绝没有诽谤他的意图，书中也丝毫没有损毁他的名誉，相反，这本专著的问世倒是出于我对德隆这位演员的赞赏。

赖恩·A·宗德格尔德

1984年7月于格丁根

前　　言

在联邦德国，阿兰·德隆从来都不是一位人们真正喜爱的演员。他的影片长演不衰的只有很少几部（《阳光普照》、《武士》、《博萨里诺》），有些影片根本未在影院上映。其原因恐怕是多方面的：他同罗密·施奈德的爱情纠葛使他在观众心目中成了一个阴险的骗子手；“马科维奇谋杀案”更给他打上了一缕幽黯的光；德隆一开始名声不好，他的确富有魅力，但并不讨人喜欢。虽然他在维斯康蒂、罗西等著名左派导演拍摄的一系列古典“艺术片”中担任主角，但是他挑衅性的保守言论，乃至反动言论，使得持左派观点的影评界及其支持者都觉得此人并不可靠，当然也就看不到他无政府主义叛逆性的基本倾向了。女权主义者对他多次表示的“女人不能占有男人的权利”的观点感到不悦，她们把这位从不隐讳自己既搞异性又搞同性关系的德隆看成是顽固的大男子主义者。

《武士》（又名《冷冰冰的天使》）获得成功以后，德隆越发固定在冷峻、脸谱化的杀手扮相上，并以此来——尽管不无遗憾——迎合观众的期望。这就使他扮演的角色和现实中的他越来越接近。由于他对记者的采访愈发反感，于是，尤其是在“马科维奇案件”之后，一个没有异议的

德隆神话便在报刊上出现了。他还拒绝认可关于他的传记，并且至今一直有效地阻止用法文出他的传记。此事引起了人们的猜测，认为他一定有许多见不得人的事情，不愿冒被传记揭露出来的风险。因此本书还只能视为是对这位法国影星进行透彻研究的一个开端。对于本书的写作，德隆也拒绝给予任何合作。迫不得已，作者只能依靠德隆同记者的谈话，还有德隆本人以及他的朋友的其它言论。详细的材料往往查不到，对某些重要事件常有截然不同的解释。本书的目的，首先是给阿兰·德隆这位演员勾勒出一个传记性的框架。在某些情况下也不得不引用那些过于热衷于德隆的小报上的材料，具体出处都在注释中作了交待。

德隆，这位“多情的贝尔蒙多”¹——讽刺刊物《泰坦尼克》(Titanic)对他的称呼——，作为制片人也对法国电影事业做出了很多贡献。他是值得我们严肃认真地去研究的。这也是本书要尽力而为的。

最后要感谢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所有曾经给予我帮助的人，特别是我的朋友马蒂亚斯·亨内贝格，他为本书的文字做了许多修改；还有埃娃·舍尔、奥拉夫·德罗斯特、托马斯·波拉克、苏珊·魏斯和斯特芬·施特恩，他们在参考书目、图片的选择以及法律问题方面给我提供了意见。

赖恩·A·宗德格尔德
1984年春于格丁根

¹ 贝尔蒙多 (Jean-Paul Belmondo, 1932--), 法国最受欢迎的电影男演员之一。——译者

目 录

再版前言	
前 言	(1)
第一章	(1)
第二章	(9)
第三章	(19)
第四章	(28)
第五章	(37)
第六章	(42)
第七章	(50)
第八章	(57)
第九章	(65)
第十章	(76)
阿兰·德隆影片的分类	(81)
阿兰·德隆扮演的十个最佳角色	(85)
阿兰·德隆电影作品表	(86)

第一章

虽然没有任何文学形式会比传记更麻烦更棘手，但是我们还是如此轻率地对待了“传记”这个词！“传记”，它不外乎是将一些不能（如果不致产生错误的印象，或者说不应该）构成整体的片断、句子、回忆等研究汇集起来，企图对一个人探幽索微。而作者心里则始终都很明白，对于他，至多只能通过望远镜来观察。传记作家和恋人的体会相仿，恋人知道，他把整个一生都献给了另一个人，但对他（她）却知之甚少。尽管这样，我们仍然爱着。想认识与自身不同的另一个“我”的诱惑力始终非常巨大。通过这些形象也许可以产生出一个形象的剪影，从这些片断中也许最终能够看到整体。倘若生活意味着希望，那么写“传记”就是异想天开。

1935年11月8日，阿兰·德隆出生于巴黎郊区的索镇，时间是五点二十五分，当时的星座为天蝎星座。“属天蝎星座的人，性格难以捉摸，神秘莫测，感情丰富，热情奔放。他们具有坚强的意志，思想和性格都很敏感，能随机应变。他们特别善于赚钱，精通生财之道。他们要与你为敌那是很可怕的，因为他们心毒手狠。他们必须注意的是

要脚踏实地。”①1972年阿兰·德隆主演了迈克尔·温纳导演的间谍片《天蝎星座》。

根据希伯来方术，数字神秘主义者的名字都有“八”这个数字。“这个数字关系到物质上的成败，受这个数字影响的人都很坚强，他们桀骜不驯，注重实际，因此都成为一帆风顺的高人或政治家。他们铁石心肠，有时独断专行，甚至一意孤行。他们往往痛苦而清楚地意识到，他们并不特别讨人喜欢，他们强硬而冷酷的外壳下往往潜藏着怪异的脾气，喜欢与众不同，并且具有叛逆的意志。他们可能会取得卓著的成绩，但是随时都有彻底失败的危险。”②

关于德隆对爱情的渴望与追求必须与他试图通过事业上的成就来弥补爱情上的失意所作的努力一起来谈。同时也不能因为德隆和他周围环境给人留下了保守的形象而忽视他一生中具有叛逆精神的基本特征。他出生的时候月亮刚从白羊星座和天秤星座里升起，这更加深了他的形象的复杂性。

德隆的母亲叫埃迪特·阿诺尔德，父亲叫法比安·德隆。有人说，德隆家的原籍是科西嘉。1970年曾有人问起他与马赛匪徒的关系，德隆说：“至少我同他们中的许多人一样，都是科西嘉人。我们都是一个种族。”③德隆家的生活同当时许多小资产阶级家庭一样，经济十分拮据。他

① 理查德·卡文迪施 (Richard Cavendish): 《召魔法术》，法兰克福 莱茵河畔，1969年。

② 同前注

③ 罗德里克·曼 (Roderick Mann): 《阿兰·德隆：女性的敌人》，《电影评论》，1970年8月13日。

父亲是离家不远的拉·莱娜镇上“雷吉娜”电影院的经理，母亲在一家药店工作。关于阿兰童年的材料很不精确，有的更是自相矛盾，这也和他以后生活中的许许多多具体事情一样，始终搞不清楚。对于德隆的生活有种种推测、猜想、假设，这些构成了德隆传奇的一部分。

这里不必引证弗洛伊德学说，每件事都从艰难的少年时期去寻找他后来行为的根源。阿兰的父母就只有他这个独生子。据说因为父亲养活不了一家，1940年父母便离了婚，这时他才四岁。阿兰在1969年曾说：“对我来说，这是很不幸的。我记不得父母亲曾经有过和睦相处的时候。从来没有过。”^① 阿兰出生不久，父母亲就把他寄养在法国北部弗雷斯纳的一家人家。他在那里一直呆到十一岁那年复活节后的第一个星期日的圣餐仪式。养父母家的屋子紧挨监狱，阿兰常常同狱卒的孩子在这座声名狼藉的监狱的里院一起玩耍。因此从幼年开始，德隆的生活里除了因父亲的职业所联想起的一些电影故事外，还出现了第二个常数，即犯罪和罪犯的荣誉感。可以想象，在这种布景前玩警匪游戏是别具一格的。在这一点上我们来引证一个生活经历同阿兰极其相似的人的话，大概是恰当的。这人便是《玫瑰花的奇迹》的作者让·热内^②，他写道：“只有那

① 《〈快报〉采访阿兰·德隆记》，载《快报》1969年3月10日。

② 让·热内（Jean Genet, 1910—），法国作家、荒诞派戏剧家。原是个弃儿，被育婴堂收养，儿时流浪街头，十岁时被送入教养院，成年后因行窃多次入狱。在狱中决心从事文学创作。《玫瑰花的奇迹》是他的长篇小说之一，他还著有自传《弃儿日记》。——译者

些想当罪犯，从而便模仿他们所喜爱的罪犯的孩子，或者可能成为罪犯的孩子，才敢于将他们的角色演得淋漓尽致。”

阿兰的父母本来是想要个女孩的，所以，阿兰幼年的照片几乎全是女孩打扮。联系到德隆日后的大男子主义态度，此事便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细节，而是使他感到自负的因素了。阿兰和父母亲的联系并没有完全中断。后来母亲埃迪特·阿诺尔德再次结婚，丈夫是拉·莱娜镇上的屠宰师保罗。

看来小阿兰并不是个听话的学生，有人说他换过十七个学校，但具体是那些学校谁也说不清楚，提到的只有索镇和巴涅两所。他的养父母双双去世以后，有段时间他的生父又把他领了回去，送进校规极严的迪尼镇的圣·尼古拉耶稣会寄宿学校。“我被送进了寄宿学校。但由于我顽皮捣蛋，不守纪律，所以到处都撵我，没有一所学校不撵我。我有点象只小野兽。我换了一连串的寄宿学校，最后到了皮埃弗尔郊区的迪尼镇的圣·尼古拉。”^①在这里，他的行为也不怎么样，但是数学课和宗教课的成绩优良，看来学校的神父们很喜欢这位相貌极其俊美的少年，决心培养他任神职。德隆在1969年曾说过：“我讨厌教堂，讨厌宗教……”^②。1964年他和贝尔纳·皮沃谈话时还说得比较谨慎，在回答“您信仰上帝吗？”这个问题时，他说：“是

① 同前页注①。

② 《阿兰·德隆究竟是谁？》，载《新观察家》，1969年3月10日。

的，信仰我自己的上帝，不是别人的上帝。”^①他自己的制片公司摄制的第一部影片（《不屈的人》）便是以他自己的经历为基础拍摄的。他自己经历的生活环境象一层硬壳始终包裹着他。神父也好，老师也罢，终归都没有能够驯服这只“小野兽”。阿兰在校依然胡作非为，最后竟准备跟一位朋友去芝加哥。但是阿兰和达尼埃尔·萨尔瓦特这两位一心想冒险的年轻人没走多远，五天后就被截住了。“我继父在夏特罗的警察局里把我接回去。他的脸都发白了。”^②当时德隆到底多大年纪，从现有的材料中还搞不清楚，看来他自己也确定不了，大约是十五岁吧。

他回到拉·莱娜镇以后，在继父的屠宰场干活。干这工作，身上常常沾满血渍，这对他下一个职业——在印度支那当兵——倒是一个锻炼。在这个屠宰场里他取得了第一张证书：屠宰工。这段时期他喜欢踢足球和骑自行车，也爱看电影，可并无特别想法，这通常是他周末的娱乐。

“以前我看电影，斯潘塞·特雷西（旧译史宾塞·屈赛）是我的上帝。但是我的偶象、我梦想成为的人，却是约翰·加菲尔德。”^③1968年加菲尔德在德隆最喜欢的演员名单上名列前茅。德隆对他的忠诚简直到了令人惊愕的程度。关于德隆的这位偶象，帕塔拉斯在其《明星社会史》（1963年）这本书的第一百二十九页上写道：“他曾是一个‘难以教育的孩子’，被送进一所专门学校。在他得到戏剧教

^① 贝尔纳·皮沃（Bernard Pivot）：《阿兰·德隆，这只年轻的狼》，载《费加罗文学报》，1964年3月19日至25日。

^{②③} 在一家英国报纸上的谈话，1973年。

育的机会之前，差点儿成为‘反社会分子’。”书中接着说：“他在电影中才找到‘他的角色’：那种不肯安分守己的年轻人的角色。这类年轻人为了向别人显示自己而成为罪犯，至少也要成个‘硬小伙’，但同时他们都有一颗敏感的心。”

德隆的生活和他在影片中创造的角色，几乎都让人觉得他在无意识地模仿《邮差总按两次铃》和《邪恶的力量》等影片中的那些青年英雄。但是加菲尔德在现实生活中大概从来都不是“硬小伙”，三十三岁就结束了生命。而德隆在这个年龄却正面临生活中的一次严重危机。但是他善于化险为夷，比以往更加坚强地从危机中走出来，他实现了的梦想超出了引起他梦想的现实。所以他喜欢的演员中也有兹比格纽·西布尔斯基和蒙哥马利·克利夫特就不足为奇了。

在拉·莱娜镇时期，德隆与母亲（八十年代初法国一本研究德隆的专著因为引用了德隆母亲不太恭维儿子的话而未能出版）和继父的关系处得很紧张，因此阿兰便在继父的同意下——由于他年龄太小，必须要家长同意——应募参加了海军。这位年轻的屠宰工将成为一名捍卫法兰西荣誉的战士了。在雷恩和波尔梅特受训后他便前往土伦。在那里的一个被称为“芝加哥”的地区，他结识了科西嘉人马康托尼夫妇。男的叫夏尔，他有个弟弟叫弗朗索瓦。弟弟后来于1969年在德隆的密友马科维奇被谋杀后被捕。

德隆被调到陆军，从土伦开往印度支那。他到那里，奠边府战役刚刚结束不久。他本来答应当五年兵，但他提

前退伍了。回国后，他因非法私藏武器，在圣·安娜要塞服刑。1956年5月10日（或是1日？）他又回到巴黎。这中间的几年里有些什么事？提前退伍又造成什么后果？

他有张早年的照片，是和一个战友的合影，两人都穿着海军服。照片上的阿兰显得温和而腼腆，嘴上漫不经心地叼着一支烟，摆出一副潇洒的样子，形象颇为动人。对于在印度支那那段时间的情况德隆谈得很少。1969年他说：“我相信，这将永远是我一生中最愉快的时光。”^①他还说：“我没有看到多少情况，当时街上只有一些零星战斗了……不过，如果我是在战争高潮中来到，那我也会喜欢的。我当时感到，一切都可能发生。我感到自己象个男子汉，虽然我当时还根本不是男子汉。我扮演了男子汉的角色，我有一支枪……”^②友谊、战友的情意、崇拜男子气概、对自由和冒险的追求，这些都是决定德隆的生活和影片的字眼。而过去对德隆的生活和影片的统一性还强调得不够。德隆正面的言论是含糊其词的。他对于真实情况也象他对生活中其他若明若暗的事情一样讳莫如深。亨利·罗德是唯一极其有分寸的德隆的传记作者。他说，德隆退伍的原因是因为他违纪开吉普车兜了一次风。1969年德隆的“保镖”马科维奇被谋杀后，报纸揭了德隆的“老底”，于是谣言四起，说德隆参与了对马科维奇的用刑和谋杀活动，而且残忍得令人发指。据说这些都是当时德隆的上司说的。对于这些谣言他一直未予否认，也未予确认。看来有一点

①②《快报》，1969年3月10日。

是可以肯定的：这位从前专爱捣蛋、闹事的学生，对于军纪也习惯不了。他一再受到纪律处分，最后被强令退伍是不可避免的。总结这一时期的经验，他体会到应该加入一个小圈圈，用一个男人圈子的友谊来替代他所缺少的家庭温暖，并以其表明他后来所表现的家族思想。他的家族思想有着严格的关于名誉和忠诚的准则。这些东西是浪漫主义的，不合时尚的。它与英雄主义、自由和安全——当然是他自己名不符实的家庭的安全——有关。与这些紧密相关，讨论暴力、杀戮和死亡，便成了德隆生活中的主调。

德隆在和记者的谈话中一再谈到了友谊的实质。友谊是个中心，它能超越爱情。“友谊是归于习惯范围的关系，是一种超越时间，直到永恒的感情……对爱情我就不抱这样的奢望。是失望吗？当然，同每个人一样，我也有过失望。但友谊之中没有失望，只有背叛。”①

① 埃里克·樊尚 (Eric Vincent)：《坦率的阿兰·德隆》，见《向伙伴们致意》，1972年11月。

第二章

德隆从冒险生活中退伍并不是荣返故里。1956年5月10日阿兰·德隆到了巴黎的里昂车站。这一时期他的照片上，虽然温和犹存，但由于他已经意识到自己英俊的相貌会对周围的人产生效果，因此过去的腼腆已经不复存在，倒是总要摆出点姿势，以增加挑逗性，使人动情。

阿兰并不打算听从母亲的央求，回到从来就不是家的家里去。最初他打算住在朋友家里，但并没有成功，有人说他是在商场里度过那些寒冷的夜晚的（5月？），但也有人说，他偶然遇到了比他先退伍的朋友吕西安·勒热纳。这位朋友还有些积蓄，便请阿兰跟他住在一起。两位朋友在巴尔贝斯大街九十二号的“雷吉娜”旅馆共租一个房间。在德隆的生活中还有一件没有弄清楚的事，引得专登耸人听闻的消息的报纸捕风捉影，大肆渲染，并作出种种离奇的推测，那就是关于他这时期的经济状况。过不多久，两位朋友的钱就用光了，阿兰无奈，只好随便打些零工，送报，当招待员，还在好几家饭馆干过，其中就有爱丽舍田园大街上的“高丽赛”饭馆。工作之余他便去当时非常时髦的圣·日耳曼一戴普雷咖啡馆闲逛。漂亮的容貌和富于魅力的勃勃生气使他赢得了不少男女朋友。他们都愿助他